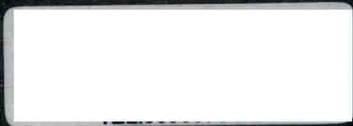


I N G Z I D A S H A



曹军庆◎著



李敬泽 方方 施战军
宁肯 谢有顺

联袂推荐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Y I N G Z I · D A S H

影子大厦

曹军庆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子大厦/曹军庆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396-5983-1

I. ①影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4984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汪爱武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 64456946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8 字数: 150 千字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李贵书早晨起来眼一睁，头一桩事便是到神龛前燃一炷香，在袅袅香烟里，双手合十，虔心拜上一拜。拜过之后才做别的事情，吃早餐。李贵书的神龛上供奉着财神爷、关帝爷和蔡爷。财神爷和关帝爷都有现成的塑像，前者求财，后者求义，拜的人都明白，唯有这蔡爷是李贵书特有的称谓。蔡爷的牌位上供奉着蔡泉龙的一幅照片，黑白色，是蔡泉龙遗像。虽然蔡泉龙生前只是李贵书的一个小弟，因为对李贵书有救命之恩，是李贵书的恩人，所以死后能享受到这等尊荣。若是哪天没有拜，李贵书就会一整天心神不宁。蔡泉龙的眼神在牌位上像两道铁钩子。李贵书家里有神龛，供着三位爷。蔡泉龙既是弟，更是爷。心里想着念叨着时是弟，拜着时是爷。公司办公室内间有层密室，密室里也有神龛，和家里布置得一模一样。神龛上有电子线香，只要插上电，线香就能若隐若现地燃着线头，时时闪出红色的光来，成年累月，日日夜夜都亮着。不过电子是电子，李贵书每次来拜，仍然坚持亲手再燃上一炷香，以表诚心。

这天，李贵书拜过了，还特地瞅了一眼蔡泉龙。

司机早就等在楼下了，现在李贵书自己不开车，他有专

职司机。司机衣冠楚楚，在等待李贵书下车的间隙，他朝每只轮胎踢了一脚。

“先去香格里拉。”上了车，李贵书对司机说。司机默不作声，车悄悄地滑行着。

车内冷气轻柔舒适，李贵书倚靠在座椅上，眼角湿润。这会儿要去的地方，向秀琴住在那里，房子有一百二十多平方米。向秀琴快六十岁，已经五十九了，虚岁叫得应六十。蔡泉龙死后，李贵书发誓把他的母亲当自己的亲妈赡养。他说到做到，一诺千金。没过多久，李贵书就把向秀琴从乡下接到城里，安置在高档小区——香格里拉。刚进城时，向秀琴还没有从悲伤穷困中缓过神来。那时候蔡泉龙死去才一两个月，作为罪犯，儿子被处以死刑，向秀琴像做了场噩梦。儿子被枪毙之前，向秀琴就已经过得很糟糕，她穷得像叫花子。蔡泉龙不成器，从来都是她的心病。他不得善终在向秀琴看来只是早晚的事，但是事到临头她还是觉得自己身上割掉了一块肉。她不收拾屋子，也不收拾自己，身上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恶臭。向秀琴看着脏极了，脸上的表情你永远也弄不清楚到底是怨恨还是悲悯。她皱着眉头，两只手不知所措，要么抚在衣襟上，要么抚着裤管，像极了一个捡拾破烂的人，或者更像是小偷。

李贵书去接向秀琴的时候，她就是这个样子。他把她接到城里，跪在她面前说：“妈，你就是我亲妈。以后我就是你亲儿子，你放心，妈，我会养着你。你活着我养你，等你百年

之后，我披麻戴孝为你送终。”

一番话说完，李贵书先哭了。大老板跪在地上哭，眼泪鼻涕一把一把地流。向秀琴惊呆了，她没见过世面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瞬间向秀琴也哭了，她是害怕，吓得哭了。眼前的情景她无法理解，她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没儿子，我儿子枪毙了。”

向秀琴哭得很厉害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得知蔡桌龙的死讯时，她也没这么哭过，这时像是突然有了一个决口。

李贵书陪着哭：“她是蔡少爷的妈，我找到她了。她是你的妈，也是我的妈。哭吧哭吧，哭这人世间的兄弟情义。哭吧哭吧，生生死死我从此认下你了。”

哭够了，李贵书抱着向秀琴的腿说：“妈，你就把我当你儿子吧。”

向秀琴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她是乡下人。李贵书在房屋装修上一点也不马虎，他亲自监工。各类管线——它们像蛛网一样都埋在地板下面和墙壁里边。房间内部光洁、明亮。它就是一套城里的高档房子，电器家具和诸多小摆设一应俱全。向秀琴刚开始住在里面非常不习惯，她害怕使用那些物品。太干净了，太华贵了，好像只适宜看，没法用，也不能用，一用就糟蹋了。李贵书请了钟点工王嫂专门教她怎么用这个怎么用那个。王嫂不厌其烦地告诉她，电饭煲怎么开怎么关，还有空调、淋浴器、有线电视。王嫂一一演示给向秀琴看，要她记住。向秀琴啧啧称奇，记住了转天又忘记。

王嫂光为了教她这些事，竟花了两个月时间。抽水马桶比向秀琴吃饭的碗还要瓷细白洁，亮得能照得出人影，里面搁有绿色香精水剂。向秀琴不得不服了这城里，就连拉屎的地方都能飘荡出香味。“它还能吹出风来，”王嫂指给她看，“在你拉完屎以后，它能把你的屁股吹干。”向秀琴不敢用抽水马桶，坐在上面她拉不出来。这种物品给她太大压力，她一坐上去就会便秘。

李贵书接向秀琴来城里享福。他信奉义，真把她当妈，他要尽孝。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像抽水马桶那样让她喘不过气，另外一些日用品像油盐酱醋呀什么的，向秀琴用起来也能得心应手。李贵书要把她变成一个城里老太太，在城里安享晚年。白天去麻将馆打打麻将，晚上到公园去跳跳舞，或是走走路遛遛弯子。偶尔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，拿一些药片回来吃着降降血压、血糖、血脂什么的。这些都是李贵书的设想，他打算改造她，把她变成这种样子。向秀琴住着喜欢倒是喜欢，可是她始终怀疑这就是她的家。这怎么能是她的家呢？她认为这不真实，不可能。她不相信她会有这么好的命，怎么可能在城里有个家。早晚她还是会回到乡下，回到白龙村。李贵书不是她儿子，她没有生养他。天底下不会有这么好的事。他说他是她儿子，只是讲个礼、摆个面子，是做给别人看的。能让她住上一段日子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也就说得过去了，就算是报过恩了。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发向秀琴离开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。这么想明白

了，向秀琴从来都有临时思想，不当真。她明明住在自己家里，却像是客住在宾馆酒店。看到满屋子的好东西，向秀琴常常心慌气短。她想，这么好的东西以后还会是我的吗？住得久了，向秀琴害怕随时会被支开。她因此萌生了偷窃的想法，她要把这屋子里的东西偷一部分到白龙村去。以前还在乡下时向秀琴的手脚就不干净，有些小偷小摸的毛病，这下更想偷了，能偷一点是一点。

向秀琴最先偷窃的地点在厨房，因为厨房里的东西多一点少一点不起眼，不会让人生疑。

李贵书很忙，每天都要抽时间过来瞅一瞅，各房间里看一眼，然后说：“妈，缺什么了，你作声。”

向秀琴偷了半壶油、半袋子米，还有些味精、醋和胡椒粉。她把这些东西装在一只蛇皮口袋里缠好，塞在柜子角落里。

很明显，李贵书没有发现失窃。他说：“妈，以后熟悉了你自己买，我会给你些零花钱。需要什么你说话。”

他说话的样子很亲切，不像是设圈套。

向秀琴就说了，她说：“油快吃完了，米也快吃完了。”

李贵书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明天就叫司机小王再送些过来。”

“我是不是吃得太快了？”向秀琴问道，她这是在试探他。

“不快不快，”李贵书马上说，“你吃得一点也不快，妈你

能吃是好事啊。”

向秀琴没想到李贵书这么好说话，她要把到手的赃物转移到乡下，便大着胆子说：“我明天想回白龙村一趟，回老屋去看看，顺便也走走亲戚。”

“好啊，走亲戚好。做了城里人也别忘了乡下亲戚，要是他们愿意，也一起接过来玩。车你放心，我派小王接送你们。”

真要小王接送，就露馅了。

向秀琴望着小王，赶紧说：“不麻烦，他要跟着你，你也有事。我路熟，坐公共汽车也方便，丢不了的。亲戚们以后好说，好说。”

小王不说话，他穿西装，垂着手。看他那样子，就像是一个正在吊唁的人。又没死人，吊什么唁。可是他一贯这样，身上有股戾气。

李贵书想想也是：“那好，你就自己去吧，也好散散心。把房间钥匙收好，去看看就回来。”

向秀琴像是被准了假，欢天喜地地回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又顺手牵羊抱走一床花被子。被子睡着真舒服啊，又好看，又气派。李贵书给她买了四床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抱走一床想必他不会知道。

偷回来的东西放在家里，油和米留在厨房吃，花被子铺在床上。向秀琴又在乡下过起日子来了，她忘了城里的事，也没打算回去。早知道这样子，多弄点东西回来就好了。碰

到邻居，向秀琴就说是城里儿子送她的。她一时还改不过口叫儿子，只叫城里儿子。城里儿子便是李贵书。但是向秀琴只在白龙村住了三五天，李贵书就来接她了。

小王开着车，李贵书坐在小王车里。后面跟着一辆双排座小卡车，车斗里装满了一提提橘黄色的转基因大豆油、一袋袋真空包装大米。到了向秀琴家，李贵书开口叫妈。

他说：“妈，你玩好了吗？我来接你回去。”

向秀琴又一次手足无措，她看到门口走来走去都是村里人，全是她的邻居。他们一个个都在流口水，向秀琴太有福分了，居然从天上掉下这么好一儿子。她是哪一辈子修来的福分呀。这个人比蔡泉龙好多了，蔡泉龙就算活着，又能有个什么用？他给这个人修脚人家都不会要他。这个人还讲孝心，城里人比乡下人更尽孝，谁见过？

“玩好了，玩好了。”向秀琴满脸通红，“还要你接啊，像是从娘家来接我，一生都没这么有面子呢。”

“应该的应该的，你是我妈我不接你我接谁？”李贵书说，“外面那么多人，都是你邻居吗？”

“是。”向秀琴脸更红了。她不想得意，人不能得意忘形。但李贵书确实给足了面子，她向秀琴哪能有这么好的儿子。

“那我们出去。”李贵书牵着向秀琴的手，“我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些礼物，以你名义给他们，就说是你送的。”

向秀琴手抖得厉害。小卡车里有几个工人，逐一把大豆

油和大米卸在路边。光是看着那些包装就高级，喜庆人啊。小王挥了挥手，打发工人和小卡车回去。别看他只是李贵书的司机，在工人面前他却跟个老板似的大呼小叫。向秀琴真希望那些东西就是她的啊，那样她就发财了，在白龙村几乎能开个粮油杂货铺。

这时，李贵书把牵着向秀琴的那只手举了起来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妈送给大家的礼物，人人有份。我来接我妈回城里住，我妈吩咐我给大家带些东西。我就想可能还是米呀油的实用些，不成敬意啊。由小王分给大家，不成敬意，都过来领吧。”

还真给呀，向秀琴心里那个急，多少也收点钱嘛。凭什么？无灾无荒的凭什么给他们？但是大家都围上来了，小王见人就发，一大堆粮油转眼就发光了。向秀琴看得分明，有些人领了一趟又领一趟，反正小王又不认识人。他们要么住得近，送回去了再来，方便得很。要么中途搁在哪里藏着，折返身又来领。后来的人便领不着了。李贵书拉着向秀琴坐进车里。车里有茶水喝，有水果吃。透过窗玻璃，外面有人争吵，说小王办事不公平。有人吃双份吃多份，有人一口也没吃上，办事没个准头，太不像话。李贵书冷脸坐在车里，看也不看外面一眼。向秀琴也觉得不公平。小王能摆平吗？不知道小王说了几句什么话，他的声音在车里听不见。不光是距离的原因，也不光是隔音，小王的声音一定很低沉。他说了几句话，大家伙就都识趣地散开了。没人顶撞，也没人

有疑问。像是刚刚开完会，散会了，大伙离去。向秀琴就好奇，小王到底说了什么。别看他一声不响，倒像是很有煞气。

李贵书第一次知道他妈在偷窃，偷厨房的东西送回白龙村，他觉得好笑，也不完全是好笑，还好玩，甚至觉得美好。谁会在自己家里偷东西？呵呵，我妈就会。她没傻，也没疯，可她就能做出这等事。太有意思了，为了配合妈，李贵书去接她的时候，干脆带了一车她偷的东西。妈你不是要偷吗？我给你送一车，送你邻居。李贵书没有恶作剧，不过是要哄向秀琴开心。他现在有钱了，哪会在乎这点小钱。可是向秀琴不明白，送出去这么多她心疼。

小王上来，开着车走了。从他脸上，向秀琴看不出一点表情。没有表情的脸，像一块木头。如果拿锯子锯小王的脸，里面也一定流不出血来，流出来的说不定也是木屑子。车开出老远，向秀琴又让停下。她对小王说她有事，要下去一趟。小王望着李贵书。李贵书和气地说：“停吧停吧。”向秀琴下了车，径直走到汪家福那里。她早就注意到汪家福了，这家伙老奸巨猾，虽是年老力衰，脚边却堆着三壶大豆油、三袋米。向秀琴两指并在一起戳向汪家福，她趾高气扬地说：“你好贪心啊家福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都看到了，你好意思吗？”

汪家福明知有错，羞愧地低着头。

“也是沾你光呀大姐，托你福。”

“那也不能要这么多。”向秀琴身上突然间多了股豪气，

她觉得自己一时间也有了权势。有权势的感觉真好，一旦有了权势，你身上不知从哪里就多出了力量。再棘手的事情，你也有办法处理。办法说来就来了，向秀琴觉得奇怪。好像话就在嘴边，一张嘴就说出口了：“给你两份就算多的了，你不能再多一份。”

“那么，”汪家福有些结巴，“多出来的这一份给谁呢？”

向秀琴本来想说给我吧，一来离自家屋子有点远，真送回去怕李贵书小车等得不耐烦；二呢，有了权势之后至少在表面上要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，不能自私。有权处理事情就会有顾忌，于是向秀琴说：“给我姐，你给我姐送去。”

这也是突然冒出的点子。向秀琴的姐姐是个可怜的老婆子，常年瘫痪在床上。她的儿孙们在外地打工，都不管她。向秀琴跟她一向不和，以前哪会想到她，现在却想到她了。送给她，的确是在做善事。汪家福也没怨言，觉得公平。向秀琴突然间对着他发号施令，但是他服服帖帖。汪家福点头哈腰地说：“我送，我马上就送。”

回到车上，李贵书赞扬了向秀琴。

他说：“妈，你处理事情很恰当。”

向秀琴有些害羞，她问道：“你看见了？”

“看见了，看见了。”

向秀琴没注意到她和车的距离。她从车上下来，往回走了好远。可是当她和汪家福交涉事情时，小王悄悄地把车退回到她身边了。这也是李贵书的意思，不能让妈走得太远

了，这样向秀琴一转身就能上车。她和汪家福说的那些话，李贵书刚好听到了。他注意到了妈的变化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。

现在，小王正在把车开往香格里拉。李贵书靠在座椅上，他四十多岁了，头顶已秃了大部分，剩余的发丝却梳理得规整、油亮。他的下巴和脖子显得特有劲，力量都顶在那儿。目光则相对内敛，他不大正面瞅人，常常眯着眼睛，目的是尽量遮住犀利的眼神。他的伤疤都在身体里边，断过碎过的骨头在肉里；砍过撞过的地方在肚腹那里、腰部、背部和腿上。李贵书好多次死里逃生，但是那些伤疤，穿上衣服你一处也看不见。他的衣着看上去既闲散又随意，可是懂行的人都明白，那些衣服的价格非常昂贵，一般人光是看价目牌就会咋舌。比较而言，小王的西装也不便宜，他穿得严谨气派，但他只是李贵书的马仔。对他们的身份，许多人在衣着上并不能猜出个大概。

昨天夜里，李贵书没睡好。凌晨两点多，弟媳妇徐小丽打来电话。李贵书有个心结，一向对半夜里的电话铃声怀有深度恐惧。他害怕刚进入梦乡，就让铃声吵醒。徐小丽的电话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打来的。李贵书正做梦，那是一个很不好的梦，里面充斥着繁复的追杀情节。只要一睡沉，李贵书就被这样的梦境所纠缠。它们像是早已布好了的网，李贵书每天的睡眠不过是一条一条的鱼，早晚会落入这些网中。李贵书既迷恋，却又总在逃脱。他听到了枪声，从一枝

枪管里持续不断地射出子弹，那子弹射中了他。李贵书在一阵剧痛中醒过来，原来那枪声不过是手机在响。

李贵书有好几部手机。一方面他害怕半夜里的电话，另一方面他的手机又全都处在开机状态。他不能关闭所有的手机，谁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

看到徐小丽的名字，李贵书才松了口气。他揉搓着胸口，像是这么揉搓着就能把里面的子弹揉出来。他甚至还松开掌心，拿到眼前瞅了瞅。他想看到子弹，但是在黑暗中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小丽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事吗？”李贵书问道，“你以后不要再这么晚打电话，行吗？你不再是我的员工了，实际上你现在是我的家人。我不说你也明白，你要照顾好我的睡眠。”

“我打搅你了啊哥哥，对不起。”徐小丽听到了李贵书声音里的软弱跟无助，这份软弱她从来没听到过。她有自己的烦恼，又是个夜猫子，这会儿正是她精神最好的时候。徐小丽晚上上网、聊QQ、网上购物，不到早上三四点钟她不会上床睡觉。

“有事你说事吧。”

不说事倒好，一说事徐小丽就想哭。她果真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，哭声透过话筒传过来。李贵书讨厌女人哭，他把手机拉开，远离耳朵。估计她哭得差不多了，他才又把手机贴上耳朵。

徐小丽说：“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不想过。”

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还不是你妈，我那死鬼婆婆。”李贵书一听到徐小丽这样称呼他妈，就头皮发麻。

“你能不能不这样叫她？”李贵书的喊声在深夜里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“叫妈你不会吗？”

徐小丽过了一会儿才接上话：“叫妈，好的，妈。可是我实在和她没法过下去了，都说婆媳间难免会有矛盾，我有思想准备，可没想到会和她过成这样。你别怪我，哥哥，我想离婚。不是和那死鬼离，是和我妈离。”

李贵书听得心烦意乱，他烦透了。我一铁打的硬汉子，陷在这等家事纠纷里，也实在没招。妈的什么话，这女人居然要和我妈离婚。这女人就是这么说的，她和我妈过不下去。既是婚姻，有媳妇和婆婆离婚的吗？徐小丽和我蔡弟爷是夫妻，这样一种婚姻关系又只能通过我妈维系着。她想干吗？这女人她要辞职？她想离开这个家，跟我妈拆摊子散伙。李贵书恼火极了，又不能甩手不管，这些事别人插不了手。

“你记住了，他是我蔡弟爷，你也不准叫他死鬼。”

“不叫，他是我老公，再不叫他死鬼了。哥哥，我就不明白。我老公是你蔡弟爷，我婆婆呢，是你妈。那么我是你什么？是你弟媳妇对吧。可我怎么老觉着，就我是外人。你心里向着你妈，向着你蔡弟爷，什么时候也向着一下你弟媳

妇呀。”

徐小丽在抱怨，声音里有娇滴滴的气息。李贵书是爷们，喜欢真刀真枪地干，怕和女人纠缠。女人的话说多了就是个线团子，你若是掉进了她的线团子，绕来绕去扯来扯去就会缠出无数个死结。你钻不出来，不知道在哪里那线团子分出了多少个岔。缠结在一起，怎么也扯不清白，不如快刀斩乱麻。

“行了，明天早上我抽时间过来一趟，有话当面说吧。”

李贵书强行挂了电话，但是接下来，他再也睡不着。

向秀琴住在十七栋十七楼，房子里住着两个女人，她们是婆媳俩。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，组成了一个家庭。李贵书进了电梯，他一个人上去。小王留在车里，车不熄火。

客厅里只有向秀琴，她正准备出门。她以前下午出去打麻将，现在上午也打。打麻将是向秀琴最主要的消遣，小区里有好几家麻将馆，都是老人们在里面玩。她背着李贵书买给她的小包，那种小包背在老太太身上看着又富贵又洋气。

“又去打牌啊，妈。”李贵书笑眯眯地说。

“是啊，打牌，你来了。”向秀琴不再像是乡下婆婆了，到底哪里不像，一下子说不出来。当然也不像城里老人，哪里不像也说不明白。她穿着城里老婆婆穿的衣服，口音上已经有了细微改变。“她在里面，”向秀琴指了指徐小丽的卧室，“你要找她吗？”这么问着，向秀琴在神态上就显得有些不大自然。李贵书不知道妈为什么不自然，因为他来找徐小丽？